

必先易其所以尊親者而後及於其服也豈細故也哉
國家以後王之制傳諸律使執法者有所輔治而已以
先聖之禮垂諸經使誦讀者思其義今律每十年一修
聖人之經則百世莫與易故敢守禮而條論其所以改
制以待夫譏律者并擇焉嘉賓謹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九終

仁和邵順穎校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

南菁書院

讀儀禮錄

湘鄉曾國藩滌生著

士冠禮

抽上鞮注鞮臧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鞮丸也 按鞮
以韋爲之下鞮自下鞞而上上鞮自上鞞而下
有篚實勺解角柶注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 按柶與
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柶用以扱羊與
豕於鉶以木爲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柶長尺櫪博三寸曲
柄長六寸櫪卽葉也士冠禮之柶用以扱醴於爵中以角爲之
其柄宜短想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圖無士冠
禮之柶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醮有乾肉折俎。乾肉之醮三醮皆用脯醢惟末醮有乾肉折俎特殺之醮始醮亦薦脯醢再醮加兩豆兩籩三醮加俎鄭注三醮時徹去始醮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醮不徹再醮之豆籩國藩以為末醮既不徹豆籩則再醮亦不宜徹脯醢爵弁纁履黑絢纁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者案冬官畫纁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纁以為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纁以為裳是對方為纁次比方為黼次。按東青與西白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與地黃對三者纁以為衣故曰對方為纁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四者纁以為裳故曰比方為黼次也。

士昏禮

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按吾鄉嫁女在輿著布袴衣如上或亦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幘。皆祭舉食舉。張爾岐曰舉即脊與肺也。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脊祭肺專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脊則祭時舉之既祭又食之故名此肺此脊曰舉祭舉者祭此肺脊也食舉者食此肺脊也。

執皮攝之內文注攝猶辟也。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襞積衣使文在內國藩按攝斂也辟與襞通謂褶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

按凡言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眾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指為君言事

賓坐奠爵興辭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此賓辭

降之位也止節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此主人辭降之位也

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實則去階稍

遠將近碑前非降階即辭也張氏惠吉之圖云如此

北面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

醉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

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禪興按執禪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

降階上奠禪此則執禪者西階上奠禪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

此則賓於席未答拜彼則賓降辭洗此則不辭洗彼則賓奠禪

於薦東此則賓奠禪於薦西茲數節為異耳

立飲即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

贊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贊堂下眾賓

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賓首一人受介酬

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贊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贊之矣疑疏與

經注微有不合

皇清經解

讀儀禮錄

皇清經解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興介則薦南尊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按二人舉解與上節一人舉解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介俎脊脅肫脰肺肺皆離 朱子曰介俎印本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肫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石經亦誤

注後脛骨二膊脰也 按後脛骨亦三髀膊脰也髀近竅賤不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薦於其位

凡舉爵二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按三

作注說未安即盛氏郝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大培之說差為近之其言日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解言也云凡者兼二人舉解言也經文一人舉解於賓云實解於西階上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解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是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解也二人舉解之禮亦同

鄉射禮

之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禦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展而坐楊倞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牖負之而坐國藩按射者去

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乏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

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實

無分別

主人卒洗 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而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 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石經亦誤注進於

賓也當從宋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

賓反奠于其所 鄉飲鄭注云所薦西也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 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

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尊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

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

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

兩楹閒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鄉飲酒記

云尊者席於賓東實亦在尊東也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

與進者相左 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

俎與薦皆三祭 張爾岐曰脯之半脰俎之離肺皆三也國藩

按將以脰肺祭神因名脰肺曰祭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按張惠

言儀禮圖獲者之薦俎凡設六處初設於侯之正北次執而設

於右个次執而設於左个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左个

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乏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

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大射儀曰卒錯獲者適右个是

薦俎先已錯矣或即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為之位按注兩曰三耦為

所為者搢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為此事亦於此位大夫為此

事亦於此位

皆升就席注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自若者猶云如故也霍

光傳曰霍山自若領尚書

賓解以之主人主人之解長受一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送

往主人所也大夫之解送往眾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帶為之張爾岐曰

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玉卮

無當皆謂兩頭為當此謂心背為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燕禮

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注言更解卿尊也張爾岐曰膳解本

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

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不定之辭

也若公無命則易解洗矣前果易解乎則今賓酬大夫不再更

解前果用膳解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解實散注非張說正之是也

奏南陔白華華黍 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酒

禮之注同後文注開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

也至笙閒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

君曰以我安 張爾岐云當為我安坐以留之國藩按張說辭

意微有不合安即留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為留也直云以我

意留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按命之之辭止爵辯

卒受者興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

賜統堂止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

酌酒送解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解矣故特以詔告執

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

稽首 按前三次辯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賸之觶皆公興至

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

第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賸之觶亦公興至西階

親賜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

受酬者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歡漸洽矣此為第五次賜卿大

夫而徧及於士不用膳而用散君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

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歡尤洽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

耳

大射儀

膳尊兩甌在南 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南此云膳尊

兩甌在南詞異而實同甌即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 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鑄之

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 言大夫

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 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鼓北西縣之

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 張爾岐曰注鼓

北西縣之北也句可疑國藩按注引考工記曰皋陶長六尺有

六寸西縣之鐘磬鐃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

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磬鐘鐃相齊

鼓之中一段其北即羣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

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指矢 按稍

屬者不遽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即篇首所云大侯之乏東北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 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

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追

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

正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主按司正之命命執爵者非命大夫也爵辯以下九字即命之之辭

聘禮

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只制丈八尺只長八寸四只則幅廣

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為三三只則幅廣二尺四寸

從其幣出請受請受二字疑羨文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注終不敢以客禮見賓與上介

以臣禮觀時皆入門右以客禮觀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為敬謹入左為抗禮亦猶奠幣為敬謹受幣為抗禮也此注云終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闌右似失之矣後注賓面卿節云入門右為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秉曰筥則六十四

斛矣蓋筥之大小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注賓殊拜之張爾岐云殊

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張云成拜訖又

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按注俟於宁恐

當作俟於宇門屋宇即廟門之內雷也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

還玉禮按注賄用紡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還璋又一

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紡與禮玉為二事還璋亦

如還玉禮則紡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

上介造于朝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士介死

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記幣之所及皆勞幣之所及即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

尚未用幣請有事既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

則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為特聘宜加禮一

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

館賓尚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為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

詞為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

寡君從子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從子左傳曰吾

從子如驂之靳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張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

之也國藩按蓋字別為一句謂皆有大皆有蓋也張氏解屬下

句讀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張爾岐

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國藩按一與壹同一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興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興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人也故一字當與壹同義若一授之則以字為不辭矣張氏解上節壹以授賓為總合授賓而解此節為品授之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

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按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既升及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菅屨者菅菲也

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 按菲字疑與扉字通左傳共其資糧扉屨杜注扉草屨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 按禰即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禰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固庶子耳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張爾岐云所後者之妻即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即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為之著服也國藩按

所後者之昆弟即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即其從父昆弟也張氏謂即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顧氏炎武盛氏世

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 方觀承氏以經所云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通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 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總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郝氏敬謂總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卽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范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爲築宮廟亦與貧窶之孤子情事不合顧亭林氏已譏之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皆六命夫六命婦 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

叔父也子也昆也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盛世佐曰既為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即不服非國藩按張氏以傳注為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既為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敖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為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即為大夫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為大夫者

適子年雖未冠已為大夫者理或然與

從母丈夫婦人報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似既服母之姊妹又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姊妹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從敖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即為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不合至通典引晉袁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為已庶母者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之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從姜說足正相沿之誤

貴臣貴妾 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顧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融
陳銓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
秦蕙田及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
為正文乳母敖氏亦以為蒙上士為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 與其父同曾祖則子稱吾為族父母矣故注
曰族父母為之服

小功以下為兄弟 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為兄弟
夫之所為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尚可強通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兄
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敖氏謂是夫之祖父母 欽定義疏謂
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 按此削字之義如考工
記掣爾而下迤也之掣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張爾
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

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
言張氏是也

士喪禮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按王夫之喪大記章句云冒殺

之制皆如囊縫合一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

綴旁也張爾岐謂綴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
不得名曰綴旁矣恐當從王說

既井椁 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
觀之然後析為散木昇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
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婁空架之
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猶灼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按古人
名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為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既夕

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軼軼狀如長牀穿程前
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轡天子畫之以
龍 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麟此注云如轉麟者
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軼者軸頭之專內於程上之穿者士之軼

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程彌厚彌大天子則尤大
故畫龍耳屋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
矣

設披注披輅柳棺上 張爾岐曰注文輅字當是絡字國藩按
左傳僖十五年輅秦伯注輅止也宣二年狂狡輅鄭人亦訓止
也輅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絡

夷牀軼軸饌于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軼軸饌於殯宮其二
席者於禰亦饌軼軸焉 國藩謂雖有二席軼軸似不必兩具

士虞禮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注苴猶藉也 張爾岐曰苴刈茅者藉祭
之刈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苴是此苴

實為虛祭棲神之物矣

尸取奠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鉶南之解也國藩

按解久奠于鉶南因名此解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解也特性

饋食禮曰嗣舉解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

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臂臑肱膈脊脅離肺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

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臂臑肱膈在前足臑膈在後足脊在中體

之岡脊在中體之膈膈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

祝反入門左此下尚須入徹陰厭重設西北隅之陽厭事畢

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面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

也

在西塾以上記餞尸之饌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餞尸

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間其義或殊按異人之間四字不辭

疑當作異同之間

特性饋食禮

俎入注入設俎載者按鄭注入設俎載者言入而設俎於室

之人即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羞所俎于腊北至反黍稷于其所按食舉之舉讀

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離骨曰舉肺以提心曰舉

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骼舉肩皆從俎中分出少許以

授尸將盛於所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所俎尸不遽入於所俎而遽入於菹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肺脊加於所俎併以歸尸焉

楸禁 按楸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為楸方木槩當與吾鄉茶槃相似有足者則當與俎相似矣論形制則楸無足禁有足論等秩則大夫用楸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之有足者亦得名楸

少牢饋食禮

放于西方 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

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脰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凡牲體

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為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肋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脅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故為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解者即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正脊中為脰脊後為橫脊折脅骨為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脅亦名正脅後為短脅折肱骨為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臑折股骨為三上為髀中為膊下為脰脅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共得十八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後足之末近蹠者謂之殼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

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侈袂

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

而為緡再譌而為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

則服綃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展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

氏蕙田云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

布為衣而侈其袂即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

之衣非首服之衣也服緣衣者首即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

食舉三飯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

特牲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

敘於舉獸幹魚一之下也

有司徹

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如尸禮亦當橫一燔於

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匕涪如尸禮如尸禮亦當縮執匕俎以升縮匕於俎

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主婦獻爵猶初獻

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銅糗修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匕

涪羞肉涪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

耳

受爵酌獻侑一節於獻爵羞糗修之外有羞豕脰羞豕燔二

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為少殺蓋無羞匕涪及兩銅也然較

之主人之獻侑則尚為少隆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匕

酒並無肉酒也

次賓羞羊膾主婦與受膾如主人之禮

尸酢主婦較之酢主

人時少羞七酒羞肉酒三節

宰夫洗解以升一節

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解非上文

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

謂眾兄弟皆由洗東升階上拜受爵坐祭立

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

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即暫停而別行

主人酬尸及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

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

尚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酒魚

侑及主人之酒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

著五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

尸酬主人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酬

長賓長賓酬眾賓眾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亦遂之于下

遂之于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

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賓

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

加於所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

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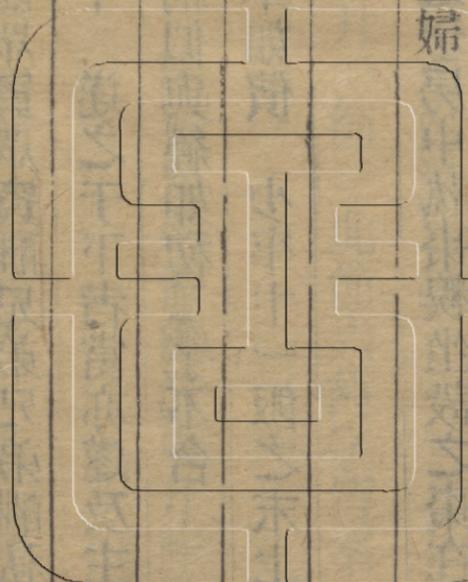
賓尸者薦

豆則非菹醢醢昌本麋麇加籩則體黃白黑比較殺故注云下

賓尸非謂賓尸也本祭禮也賓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償則羞於

于尸祝主人主婦償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償則羞於

尸祗主人主婦



主人以酬酢于西室而尸則主人亦東室祭主人則尸亦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終

仁和邵順頴
海甯蔣廷黻校

